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林公案 第二回 片言折獄名重公卿 老役緝捕石打太守

且說陸大受刑不起，只好供認殺死倪根，許氏為幫凶；屍身肢解飼豬，無從檢查。知縣謝選門終覺情節離奇，不敢冒昧定案上詳，便與林公商議。林公把陸大與許氏的前後供詞披閱一過，向選門說道：「此案情節離奇。據常理而論，陸大如果真是凶首，早已遠走高飛，豈肯反做見證，同倪大來縣告發？可疑者一。世間只有淫婦戀姦情切，謀殺親夫，而許氏偏偏迴護親夫，可疑者二。此中頗有不盡不實之處，還須密查暗訪，求個水落石出，且慢申詳。」

選門就將訪案之事，托了林公。林公允諾，即日出衙，到杜成家近鄰借端探問，四鄰答話，各不相同。陳大鬆當然庇護杜成，回答林公說：「杜成是二月初旬赴福安去的。」有的說四月下旬出門的，有的回答不曉得。當下林公探不出端倪，回到衙門，派乾役到福安裕康米舖中，查問杜成到店日期。不料經理何榮早已接到杜成來信，便也不肯吐實，只對公差說二月初五到此的。公差回覆林公。林公見查不到證據，只好從犯人身上著想，便叫選門賞一席酒菜給陸大與許氏，吩咐看役引二犯到空室中同飲，不許有人在旁照料，選門依言。林公跟著挑酒菜的到監獄中，潛伏在空室隔牆竊聽。差役引男女二犯到得室中，說明你倆已經定案，明天就要處決，我們牢頭因你們多有孝敬，於心不忍，故特備這一桌酒菜，請你二人吃喝，也不枉生受你們的孝敬。如今我還有事出去，你二人且開懷暢飲，敘敘舊情。說著竟自去了！

那陸大長歎一聲，對許氏說道：「你這淫婦害得咱苦也！」

本來咱不曉得倪根是誰所殺，只因杜成還家那天，聽你在房中一五一十地告訴他，殺人凶首明明是杜成，你如今竟含血噴人，一口咬定咱是凶首，你真心毒極了！」許氏很自在的說道：「偏你的心不毒，你下此毒手，欲置咱們夫婦倆於死地，你要咱的性命，咱才一口咬定你爭風殺人。事到今日，你終究害了自己。」

腦袋搬場，也是很爽快的事啊！」陸大怒道：「好好好，你這淫婦，既如此狡猾，咱明日死了，也不能放過你，閩清縣堂上，容你扯謊，森羅殿上，看你躲賴得過？」二人正自你一言我一語說著，不防此時林公推門而入，嚇得許氏面如土色。陸大卻一驚一喜，認了林公一眼，連忙起立說道：「大老爺！許氏已經說出凶首是杜成，想大老爺也當聽見，還望大老爺伸冤。」

林公一邊點頭，一邊向許氏說道：「你二人的說話，我都聽得，你也不用誣攀。要知杜成殺奸，罪或可恕，你以前的行為雖不正當，此次迴護親夫，情本可原，只不該誣攀陸大。且待縣尊酌議定案。」說著便出獄往告選門，選門立刻傳齊差役，提出陸大、許氏、杜成等審訊。先問許氏，許氏知難狡賴，照實供招。杜成也照直供認。陸大無罪，當堂開釋。杜成、許氏還押。

選門退入簽押房，即請林公主稿申詳，擬定杜成、許氏徒罪，成全了二人性命。因此都稱謝選門為謝青天。卻不知出自林公一手。隔了半年，閩清西鄉朱村，有寡婦王周氏，膝下無兒，單生一女，名叫秀姑，愛若掌上明珠。贅婿何金生，素性剛強，夫婦時常口角。周氏本欲以婿做子，見他脾氣太壞，由此不愛，遂過繼姪姪永福為嗣子，金生也並不介意。時值新年，小夫婦倆又因細事口角，永福竭力勸解，即邀金生同往鎮上遊玩解悶。

恰巧鎮上敬神演戲，即舅二人擠入人叢中觀看，一剎時金生忽失所在，永福只道他往別處，不以為異，晚間獨自回去，並不見金生蹤影。一連隔了三日，不見金生歸來，始出尋訪，杳無蹤跡。村中好事的人因金生夫婦口角之後，又與繼子同出，就發生出了種種懷疑，茶坊酒肆中，竊竊談論此事。後來被金生父何子青所知，托訟師撰狀捏詞赴縣控訴，稟稱繼子永福與妹通姦，恐婿金生顯揚醜事，共同謀殺。

時值選門入秋闈為分校官，由代理知縣許鼎閱狀批准，提王寡婦及秀姑、永福到案，嚴加鞫訊。三人初時極口叫屈，一無供述，遂用刑訊。唉！三木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，況婦老女弱，哪裡耐得住痛苦，只好誣服，永福亦惟有含淚供認。選門回署，林公將此案告知，選門提王氏及子女三人審訊，公立屏後竊聽，三人供詞如一，並無翻供。選門向林公問道：「三人供詞合一，似無可疑之處。」林公答道：「三人供詞合一，雖無可疑，但原告訴稱赴鎮觀劇後謀殺，次日假稱失蹤，至今屍骸未得，生死未明。倘冒昧定案，一旦何金生復出，又將如何？」選門深韙公言，正擬詳加訊問，忽接臬司來文，飭提此案解省。

原來錢臬司與許鼎有些親戚，許鼎交卸閩清縣事，晉謁縣司，自炫其能，詳述審明此殺婿案。錢臬司信以為真，日久不見解省，只道已受賄私和，姑用札飭提省。選門飭吏檢齊案卷，由林公主稿，詳述此案疑點，連同三被告一併解省。臬司批閱全卷及詳文，即送發審局細心研訊。該局委員都是具有斷獄經驗的，一經審訊，即知有冤，連問幾堂，仍無確實供詞，只好發回原縣。選門即委林公代審。林公將三人隔別，不容見面，逐一詢問：屍首飼豬狗，腦袋曾否割下？三人供詞各異，王嫗供不曾割；秀姑供割下；永福供由母親經手，咱不曉得。林公不加追問，但說人命非同兒戲，你們豈可隨口亂供，仍命還押。林公退語選門道：「案情不實，已見端倪，否則共同殺人，安有割頭與否，供詞各異之理？」選門問道：「三人自甘誣服，將何以雪此奇冤？」林公道：「欲雪此奇冤，非何金生到案不可。當懸重賞以求之。」選門依言，懸賞二百兩找尋金生，賞格上卻注明王氏母女為他失蹤，誣服殺人，金生到案，可救王氏全家云云。

賞格遍貼通衢，適為永泰縣木客陳小亭所見，想起行中新近用一伙計，面貌口音與賞格所載相同，自稱金何生，定是何金生化名，立即回到行中，一見何金生，劈口就問道：「你要害死王姓母女三人了！還不趕快回去？」此人當真就是金生，聞言嚇得目瞪口呆。小亭即出抄錄賞格，給他閱看。金生披閱一過，大驚失色！立即辭謝行主，星夜趕回閩清，自行投案。

差役入內稟明。選門立傳金生到簽押房詢問，金生道：「此次出門，並無別意，只因吾妻憎厭我是窮措大，屢屢口角，心中氣憤，打算出去做伙計，省吃儉用，積蓄了幾百金，然後回去，免受牀頭人憎厭，不意累及他家蒙此不白之冤，真非我始料所及的。」選門即將王氏母女及永福一並開釋。秀姑一見金生，淚如泉湧，泣不成聲。選門慰諭了幾句，四人拜謝而歸。

從此秀姑與金生和好如初。選門因事晉省，謁見臬司，稟明此案結果。臬司贊道：「你真幹練明白，若憑許縣尊之言，貿然定案，一旦金生出首，那就非同兒戲了！」選門說道：「此非卑職的明達，實賴林元撫孝廉襄助之力。」選門以後到處替林公揄揚。關撫張思誠慕林公才名，延入幕府，辦理折奏。張撫知林公有斷獄奇才，遇有疑案，必與公商酌辦理。旋有龍溪巨紳郭太史晉謁張撫，面稟龍溪迭出盜案，郭家也屢次失去珠玉金銀，請張撫嚴限破案，以靖地方。張撫即飭漳州知府李棟勒限嚴緝。

日久一無所獲，被盜紳商具稟向撫轉申訴，陸續不絕共有二十七起，失賊俱在萬金以外。張撫與林公磋商辦法。林公答道：「龍溪為漳州府治，富商極多，以致劇賊生了覬覦之心，既經勒限追緝，案仍不破，惟有選派名捕，不動聲色，密往該縣探緝。閩清有捕役童順，歷破巨案，才識過人，諒能勝任。」張撫即命林公致函閩清知縣謝選門，傳命童順到省，聽候差遣。

童順年紀已有五十多，本已退卯；選門得了林公手書，便將童順喚到簽押房，說明就裡，童順只好答應。帶著兩個副手，回到省中，上轅門報到，見過了撫台，張撫說明龍溪劫案，發下捕盜文書，命他秘密往拿。林公吩咐了童順幾句，退出即同副手扮作小販，趕往龍溪城內，落了客店，日間睡覺，夜間分途查緝。兩個副手專向大中人家左右邏守，一連數日，毫無影響。童順預料此案。必非尋常盜賊所為，或竟與公門中人有關係，因此注意幾座衙門，每晚在府署縣署及武衙門左右，來往密查。

那一夜三更時分，正走到府署後面，瞥見一人迎面而來。

急閃身牆角，暗中窺視，只見身穿藍綢袍，面貌看不清楚，走路的模樣頗覺大方。當時不敢冒昧下手，躡足遠遠跟著。見他行至一座巨宅後止步，其地有井一口。那人解下藍袍，用帶繫縛，垂於井中，裡邊卻現出一身皂色夜行衣靠，蹇至高牆下，使個旱地拔蔥家數，將身一躍，身輕若燕，已上牆頭，接著向下一躍，人影全無。童順自知年老力衰，不敢上牆追捕，潛伏在牆下守候。正自思打量捉拿飛賊的方法，沉思了半晌，忽見眼前一閃，那人已從牆上躍下，背上負一小包，走到井邊，取出藍袍，飛步而走。童

順緊緊跟隨。直到府衙左近，那人忽抄到後門圍牆跟首，將身一蹲，似乎又想躍入府中。童順到此，心中已有八分明白，暗想府衙重地，被他人躡入，就難以追捕，於是乘那人向上躍起之時，把手一揚，一飛蝗石正中那人腦殼，再看時已躍入府衙圍牆去了。

童順對於此事，早有成竹在胸，便回到客店，和兩個副手說明飛石傷盜情形，商議捕拿方法。兩副手主張日間到府前密查，如見有傷頭人走出，即可動手拿捉。童順說道：「此計不妥。倘該盜因傷頭潛匿不出，豈非白吃辛苦？還是去稟見縣太爺說明經過情形，請他做主，定能水落石出。」計議已定，童順還防劇盜潛逃，即遣副手至府前茶坊中邏察，自己逕投龍溪縣衙門，稟見知縣蘇希東，說明來意。

希東為了許多盜案不破，已受了革職留任的處分，現在聽得案情已有端倪，正是喜出望外，立刻同至府衙請見。門役入內稟報，不多時出來回說，本府大爺有病擋駕。希東聽說，甚覺可疑，就對門役說：「今日實有要公，必鬚面見，還望再去通報，並且本縣素精醫道，還可替你們老爺治病呢！」門役不敢怠慢，入內稟白，李太守便說內花廳相見。門役出來，引希東到了內花廳，行過了禮，希東便隨意回了兩樁公事，一面冷眼看太守時，只見他冠帽之內，纏有白布，一角露在外面，面部稍現浮腫，不似內病，心中已知他是額受石創所致，有八九分料到，只因身為下屬，不敢冒昧行事。一面又替李太守診脈，隨意定了一張方案，只說是略受感冒，並無妨礙，數日即當痊癒，隨即告辭而出。回到縣衙，便傳見童順，告知一切。大家一計議，使定下一策，要捉拿積案如山的劇賊。

欲知如何下手，劇賊是誰，且待下回分解。